

武汉文史资料 一九九一年第二辑

晴川夕情

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晴川乡情

《武汉文史资料》1991年第2辑

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武汉市汉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武汉市汉阳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武汉市东西湖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武汉市汉南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六月

主 编：萧志华

副 主 编：刘通鸾 郑忠银 邓全环 戚成洪 姚忠炎

责任编辑：朱务本



武汉文史资料(季刊)

1991年6月出版

出版：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辑：《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印刷：国营湖北省新生印刷厂

字数：150千字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

发行：武汉文史资料发行服务部

地址：汉口沿江大道102号

电话：322007

邮政编码：430014

广告许可证：武工商广字01—6号

单价：2.20元

前 言

万水千山路，最恋是故乡。一个人的一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生理与心理机能的演变以及生存氛围的嬗改，有些事情或许会逐渐被汰除，被遗忘，但对于生养自己的那块土地，却没法从记忆中把她赶走、抹掉。不管年代如何久远，不管是客居异地还是足不出户，只要身心不死，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人，家乡的亲情，家乡的过去与现在，家乡的一切，就总会不时地萦怀于脑际，萦绕在梦中，任你思念感怀，令你柔肠寸断。《晴川乡情》便想说明这个问题。

《晴川乡情》是古晴川一分为四的汉阳县、汉阳区、东西湖区、汉南区与武汉市政协协作编辑，继《晴川近代名人小传》、《晴川往事》之后出版的又一本文史资料专辑，收集文章45篇，主要反映原汉阳地区解放前与建国后的沧桑与巨变以及寓居台湾、香港之汉阳籍人士的旧踪新迹与思乡之情，内容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渔业、防汛、城建、交通、文化、教育、卫生、旅居港台人士关心桑梓与返回故里探亲等诸多方面。无论是旧事还是新闻，无论是怀人之作还是思乡之篇，作者的文风与笔法虽然各不相同，但每一位作者的笔端都饱含了对家乡的热爱、故土的依恋、旧交的怀念之情。

“别时容易见时难，劳燕征鸿形影单。无限离愁日色薄，几回痛哭月光寒。堂前白发风前烛，闺里红颜梦里看。遥递乡关何处是，茫茫烟雨倚阑干。”〔(台湾)蔡慕陶：《思亲怀乡》〕海峡再

宽，也隔不断两岸中华儿女相思相忆的骨肉亲情。随着“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随着海峡两岸交往的发展与扩大，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早已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识。作为政协的文史资料，

《晴川乡情》立足汉阳，面向海内外，无论是写山写水，还是记人记事，串“情”于其中，以情感人，帮助寄居他乡的游子了解今日的汉阳地区，聊慰其思乡情怀，是我们编辑出版本书的宗旨。若能达此目的，则不胜欣慰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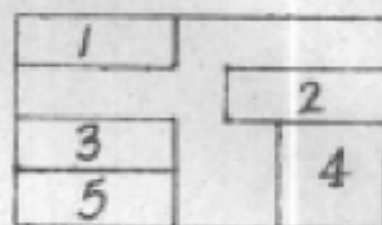
本辑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汉阳县政协主席徐昌连、副主席尹铭阶，汉阳区政协主席滕树茂、副主席罗福源，东西湖区政协主席朱传福、副主席蒋方淮，汉南区政协主席柳长明、副主席黄旭、刘敦厚等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谨表衷心感谢。

参加本书编审工作的有：武汉市政协文史特约编撰吴自强、吴先铭、李如；汉阳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钟德雄、郑桓武，文史干部哈棟；汉阳区政协文史干部俞汉民；东西湖政协原副主席、现文史资料委员会顾问杨永一，文史干部陈卫贞、黄乐农、冯德生；汉南区政协原副主席马铸，办公室副主任郭学才，文史干部李秉光、童蔚东。

2808/10

汉阳县人民医院

①汉阳县人民医院办公
大楼



②院长何均正（中）在
布置工作

③病人给内科送的锦旗

④卫生部授予的“模范
护士”李艳文（左一）
正在护理患儿

⑤医院财务科利用微机
控制管理全部经济



武汉市东西湖棉纺织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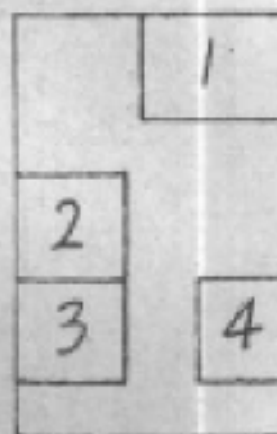
地址：107国道东西湖段32公里处南侧

电话：332948 332949

电挂：0378

邮编：430041

厂长：宋树植



- ①该厂的部、省、市优产品
- ②武汉市东西湖棉纺织厂大门
- ③工厂办公楼一角
- ④1990年从日本引进的3台日本村田络筒机正在工作

目 录

谈古 说今	鹦鹉洲新考	王瑞明 (1)
	五四运动在汉阳	匡 侯 (7)
	沦陷时期食盐见闻二则	杨昌铸 (12)
	一九五四年的汉阳防汛	赵连吉 (19)
	蔡甸工商业的发展与改造	程香甫 (24)
	沉湖巨变	毕仞千 (29)
	漫话古今慈惠墩	向道恒 (32)
	春满邓家口	王洁如 (36)
	月湖地区今昔点滴	乐嘉祥 (42)
	春秋八十话蔡甸	匡 侯 (47)
	府河欢歌渔乡情	黄中青 (57)
	汉阳群众文化活动漫谈	燕 麒 (61)
	清末以来汉阳城区的中学教育	俞汉民 (66)
	四合垅里话古今	程昌益 蒋谋万 (72)
	协子河畔兴学记	高 强 (81)
旧貌 新颜	汉阳古城城市建设的发展	艾政宽 (89)
	五十年代以来的汉阳区	骆加得 (97)
	郭茨口边的一颗明珠	燕 麒 (101)
	汉阳汉水诸桥	唐襄澄 (105)
	钟家村商业文明街建设纪实	刘汉华 (114)
	汉南区的公路建设	张莲珠 俞诗庭 (118)
	穷乡僻壤变通途	黄家桂 (120)

汉阳县人民医院的建立与发展·····	周述堂	(122)
汉阳区的工业发展概况侧记···	朱宝贤 曾 卫 熊绍东	(126)
前进中的汉阳商场·····	汤科光	(130)
东西湖棉纺织厂今昔谈·····	汤良德	(133)
汉南区供电建设史话·····	王 厚 罗显和	(139)

亲 友 感 怀	别梦依稀怀故交·····	郑桓武	(143)
	忆润裁叔·····	肖伯阶	(149)
	我与艾时先生的交往·····	郑桓武	(153)
	东山大溪感怀·····	尹铭阶	(159)
	我所知道的陶滌亚先生·····	郑桓武	(162)
	回忆与李学纲的一段交往·····	尹铭阶	(165)

情系 晴川	艾时自述	(167)
	乡 恋	熊楷模 (169)
	我的家	张忠饒 (171)
	热爱祖国关心桑梓的张继豪	向道恒 (174)
	胡忠党先生回乡记	崔常信 (177)
频频两地书 悠悠海峡情	陈忠礼 (179)	
黄埔校友喜相逢	刘中之 (184)	
拳拳爱国心 深深故乡情	戴朝润 (186)	
骨肉乡亲情何深	张良云 (191)	
汉阳旧俗	(196)	
汉阳县掠影	(198)	

汉阳县人民医院、东西湖棉纺织厂图片二组·····	封二、封三
--------------------------	-------

鸚鵡洲新考

王瑞明

30年前，我写过一篇《鸚鵡洲考》（见《光明日报》1962年1月9日），因篇幅所限，言有未尽。鉴于对鸚鵡洲的一些误解有沿袭至今而未得到纠正者，特作此新考。

一、鸚鵡洲因《鸚鵡賦》得名

东汉学者祢衡“少有才辩，而气尚刚傲，好矫时慢物”，孔融尊之为“大雅”，曹操斥之为“竖子”。祢衡对曹操“勃虐无礼”，击鼓骂曹的就是他。曹操几次想杀他，但有顾虑，又不愿让这个人物继续在身边活动，就把他送到刘表那里。祢衡又不容于刘表。刘表把祢衡送到江夏太守黄祖处。黄祖性情急躁，二十六岁的祢衡就死在他手里。祢衡生前曾与黄祖的长子黄射很亲密。

“射时大会宾客，人有献鸚鵡者，射举卮于衡曰：‘愿先生赋之，以娱嘉宾。’”（《后汉书》卷80下《祢衡传》）祢衡应邀挥笔，写景状物，抒情言志，创作了一篇“辞采甚丽”的《鸚鵡賦》，其中有不少耐人寻味的名句，如“惧名实之不副，耻才能之无奇”。鸚鵡洲即由于祢衡作了这篇《鸚鵡賦》于洲上而得名。

从此鸚鵡洲成为名胜古迹，洲上林木繁茂，建有“神祠”。祢衡被杀后即葬于洲上。许多诗人经过这里，都以一游鸚鵡洲为快，一吟《鸚鵡賦》为乐。不少文人“藏船鸚鵡之洲”，欣赏长江风光，高歌“鸚鵡洲边春水生”及“沁水银河鸚鵡洲”。锦绣的山河孕育着锦绣的诗篇。孟浩然有“昔登江上黄鹤楼，遥爱江

中鹦鹉洲”。白居易有“红叶林笼鹦鹉洲”等名句。古鹦鹉洲曾经发出过醉人的色彩和浓郁的芬芳。

二、鹦鹉洲靠近汉阳岸边

长江右岸，“当鹦鹉洲南，有江水右迤，谓之驿渚”。驿渚，当是鲇鱼口。鹦鹉洲在黄鹤山（俗名蛇山，旧名紫竹岭）之西，黄鹤山靠江边有黄鹤矶。自黄鹤矶之西向南伸展有船官浦（又名黄军浦或黄金浦），对着鹦鹉洲的下尾（《水经注疏》卷35《江水三》）。杨守敬《水经注图》卷28—29《南九西二》及《南九西一》所绘鹦鹉洲方位，在黄鹤山之西（见附图）。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云：“鹦鹉洲旧自城南跨城西大江中，尾直黄鹤矶”。都把鹦鹉洲定位在靠近右岸，即靠近武昌。

但“考据特为精核”的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指出“鹦鹉洲在江夏县西南二里”，显然定位到北岸去了。这里有旁证三：李纲《建炎行》云：“晴川俯汉阳，葭菼满鹦鹉”，从晴川阁俯视汉阳，鹦鹉洲高低不一的芦苇亦映入眼帘。看得如此真切，鹦鹉洲一定是近北岸。此其一。陆游《入蜀记》指出黄鹤楼“在石镜亭、南楼之间，正对鹦鹉洲。”如果鹦鹉洲靠近南岸，那末黄鹤楼就难以与之“正对”，孟浩然登黄鹤楼“遥爱江中鹦鹉洲”的“遥”字对“正对”二字可作为很好的注释。此其二。张舜民《画境集》卷8《郴行录》记载：“会群登石城，最西临江即黄鹤白云，最东即头陀寺，寺与楼下枕大江，对瞰汉阳，江中即鹦鹉洲，黄祖沉祢衡之所，上接湖湘，下临沔汉，乃古今绝景也”。从“对瞰汉阳，江中即鹦鹉洲”，可使人易于理解到江中的鹦鹉洲接近汉阳。此其三。清代裘行恕《鹦鹉洲考》云：“是黄祖治所之夏口实在江北，权始移而南之。祖在先，权在后，衡依祖不依权也。洲之所在，有异理欤？”他准确指出鹦鹉洲实靠近汉阳江北岸。每年长江枯水期，今武汉长江大桥上侧接近汉阳岸边有

小沙滩出现，或即古鹦鹉洲遗址。

今鹦鹉洲不是古鹦鹉洲。古洲在今洲东北方。今洲是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淤积而成，在汉阳南纪门外。新淤积而成的洲，已命名为“补课洲”，经汉阳人士力争，“仍复鹦鹉洲名以存古迹”。汉阳“邑人士以鹦鹉洲久为汉阳古迹，今既淤出，近在南纪门外，不应远隶武昌，具控上官，得前令裘行恕三次具稟力请履勘，复丈得地八十五顷五十六亩，仍归隶汉阳”。（《续辑县志》卷25《古迹》）今洲是为了纪念古迹而命名的。从“鹦鹉洲久为汉阳古迹”来看，古鹦鹉洲如不靠近汉阳岸，就难以“久为汉阳古迹”了。

三、古鹦鹉洲并非贸迁之会

有人对洲的大小作了推断：“洲之北端，适当武昌黄鹤矶，黄鹤矶至鲇鱼口，计七里半，洲长应与相等。”又说“洲宽二里三分，此当是最大宽度。”一里的长度，历代不等，以500公尺计，二里三分当为1150公尺，几与长江大桥钢梁的长度相等，如此宽度的洲，几乎可使长江断流。姑无论这种推断是否正确，但可断言，到宋代确已无此规模。

一些专著或文章中，说鹦鹉洲有一个南市，在宋代是“贸迁之会”。有人引用范成大《吴船录》说：“位在长江航运中点的汉阳城外鹦鹉洲，‘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閭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这里的货物流通量是十分惊人的。”（张家驹《两宋经验重心的南移》页84—85）说鹦鹉洲有一个繁荣的南市，是十分惊人的错误。

宋代的鹦鹉洲，不过是江中一小洲，远望如小山。陆游有“远望如小山洲”之说。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一说为崇祯十三年），鹦鹉洲开始毁灭性的大崩溃，逐渐沦没于江。鹦鹉洲是一

个沙洲，“洲聚于沙，而沙转于水也。”其崩溃甚速，至清同治（1862—1874年）年间，鹦鹉洲已经是“没于江者三百年”（《续辑汉阳县志》卷25《古迹》鹦鹉洲条按语）。这说明鹦鹉洲不是一个什么大洲，在明末短期内就崩溃完了的小洲，无论如何容纳不下“数万家”，绝不可能成为“贸迁之会”。

范成大《吴船录》卷下云：“辛巳，晨出大江，午至鄂渚，泊鹦鹉洲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这里所指鄂渚，即今武昌，“鄂渚在县西黄鹤矶上三百步”（《江夏县志》卷2《疆土》），这可帮助我们推知“南市”是黄鹤山以南的武昌市区，即今大成路一带。所谓“泊鹦鹉洲前南市堤下”，应是船官浦。范成大《吴船录》卷下还有一段记载：“壬午，晚遂集南楼，楼在州治前黄鹤山上，轮奂高寒，甲于湖外，下临南市，邑屋鳞差。”从南楼下临南市而言，南市显然不在鹦鹉洲。翻开《江夏县志》的城池图，南市是武昌黄鹤山以南的市区，更是一目了然。对武昌黄鹤山以南的市区，陆游《入蜀记》曾费很多笔墨来描绘：“至鄂州，泊税务亭，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街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又云：“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还说：“民居市肆数里不绝，其间复有巷陌，往来憧憧如织，盖四方商贾所集，而蜀人为多。”从鄂渚移舟江口，“回望堤上，楼阁重复，灯火歌呼，夜分乃已。”陆游以“城外”与“堤上”确定了南市的地理位置，与范成大所记完全一致。

鹦鹉洲是小洲，容纳不下“四方商贾所集”的南市。但有人凭空臆测：“但从它存在年代之久及曾经作为军事上驻兵的场所来判断，可以推测它不是一个小洲。”（《鹦鹉洲的变迁》，《光明日报》1962年4月3日）他根据《资治通鉴》所载南朝梁大宝初年王僧辩率舟师万余人曾屯兵于鹦鹉洲；又根据《北齐书》卷20《慕容俨传》所载“于鹦鹉洲上，造获洪数里”，说明鹦鹉洲是

一个大洲。南北朝时的鹦鹉洲即今是一个大洲，也不能证明北宋时仍然是一个大洲。因为洲的变迁很大，“每经世复有消长，革而复营，或逆为汜，别为沱，随时异状，若神物然，而隐其机也”。（《续辑汉阳县志》卷25《古迹》）鹦鹉洲在汹涌澎湃的大江中，经过几百年的风雨侵蚀波涛冲击，不可能屹然不变。沧海桑田的事实不容抹煞。所引“舟师万余人”屯兵一事，如果是舍舟而登洲，才可能说明一点问题。所引《慕容俨传》，其原文是“又于上流鹦鹉洲上造荻蒺竟数里以塞船路”，所造“荻蒺”并非摆在洲上，而系浮在江上“以塞船路”，怎能以此判断洲的大小？

另外，往往有人把船官浦误为鹦鹉洲。熊会贞在《水经注疏》中有一条按语：“会贞按《寰宇记》，侯景令宋子仙夜袭江夏，藏舟于鹦鹉之洲，即船官浦，或此浦商舟所会处。”还有这样的说明：“会贞按《宋书·何尚之传》，夏口荆江之中，正对沔口，连接雍、梁，实为津要，浦大容舫。《方輿纪要》船官浦在黄鹤矶西，自昔为泊舟之所，有船官司之，因名。”作为“津要”的船官浦，属武昌南市范围，不是鹦鹉洲。

四、鹦鹉洲的隶属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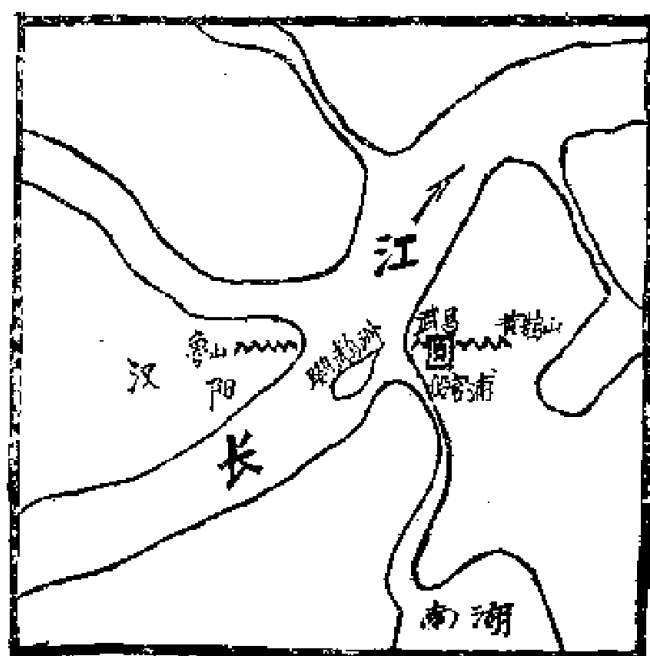
对于鹦鹉洲的隶属问题，有人以为清同治《续辑汉阳县志》所云“邑人士以鹦鹉洲久为汉阳古迹”，其中“汉阳”应是武昌。同时慨叹“清代一些文人，不知一洲的沧桑变迁，竟在江夏、汉阳县志上并载，古今不分，以致沿误。”汉阳的名称，始于隋大业（605—616年）初年，“江夏称名而古所统者广，汉阳则分江境而建置之。”（《续辑汉阳县志》卷27《鹦鹉洲考》）西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置江夏郡，辖境相当今以武汉为中心的鄂东南、鄂东北，钟祥以下汉水流域，包括京山、安陆与河南信阳、罗山、光山。今之武昌，汉置沙羡县，隋改江夏。古鹦

鸚鵡洲原属江夏，在汉阳建置后，则属于汉阳。江夏，或称郡，或称县。不能将“江夏”简单理解为今之武昌；而江夏城又几经迁徙，仅就今武汉范围而言，原在鲁山（古翼际山）上（一说在山下），“有吴江夏太守陆渙所治城”。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谓江夏城“相传城为孙吴故址，旧在黄鹤山上”。孙吴以下雒、寻阳、新城、柴桑、沙羡、武昌六县为武昌郡。隋废。唐属鄂州，元改武昌路，明清为武昌府。今之武昌，宋代称鄂州，今之鄂州，宋代称武昌。今之武昌，除有江夏县之称外，尚有夏汭、鄂渚之称，这些称号，各具时代特色，不可不察。

总之，鸚鵡洲靠近江北，不靠近江南。宋代的鸚鵡洲是一个小洲，并非贸迁之会，决不可将黄鹤山以南的南市臆断为鸚鵡洲的南市。

〔附图〕

杨守敬《水经注图》卷28—29《南九西二》及《南九西一》所定鸚鵡洲位置



五四运动在汉阳

匡 侯

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汉阳城乡产生了较大的反响。现从三个方面述之如次：

一、蔡甸镇高等小学，是汉阳响应和推动五四运动的中心。自1915年5月9日窃国大盗袁世凯，梦想登上皇帝宝座，求得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签订了亡国灭种的二十一条后，每年，当这个国耻日到来的前夕，蔡甸镇以学校为中心，必然要举行一次游行示威的雪耻活动。1919年的5月初，正当蔡甸镇高等小学及4个初级小学的1000余学生，在有强烈爱国精神的老师张骥、刘天民、王子春、范小农和校长胡智斋等的领导下，积极准备五·九国耻日的各项活动的时候，5月6日从武汉传来了北京3000余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北洋政府电令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出卖山东、青岛主权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和约上签字，反而遭到北洋军阀政府武装镇压的消息。7日上午，在张骥、刘天民等老师的指导下召开了各校学生自治会代表会议，张骥在传达他所听到的消息时，声泪俱下，悲愤欲绝。学生代表们失声痛哭。学生代表闵以礼扯下衣襟咬破指头，血书“誓雪国耻”四字。代表会议决定不举行五·九国耻日游行活动，选出学生代表王楷等3人，由老师刘天民率领，连夜赴汉阳城与县城的学校联系，了解情况。5月8日，武汉的报纸刊登了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10日，刘天民等回到了蔡甸，随同他们来蔡甸的有汉阳旅省读书的学生代表龚崇香、刘兰州等。他们立即分途到各个学校报告北京五四

学生运动的情况；还以武汉学生代表的身分，会见了蔡甸商会的首事们，要求全镇商民一致起来投入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蔡甸自辛亥革命后，设立有“湖北水警公署”（前身为清末的水师营）。担任该署督办的是辛亥起义军名将何锡藩。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公布后，他极表同情。这就使以蔡甸为中心的汉阳广大农村集镇响应五四运动的活动，得以不受干扰而顺利地开展起来。在5月中、下旬这一段时间里，是以蔡甸高等小学学生自治会为核心进行广泛的活动的。高等小学的高年级学生，一般的都有十六、七岁，有的且已年届弱冠。他们在各方面都基本上成熟了。几乎每天都有以3—5人组成的数个演讲小队，携带标语传单巡迴活动于蔡甸镇各主要街道以及附近的农村集市如李家集、兴隆、大集、柏林庄等地。同这些集镇的小学、族办学校和各个村落的私塾，进行了广泛的联系，并且还派出代表与黄陵矶、新沟、侏儒、永安、合贤等地学校建立了联系。到5月底，上述各地，以学校为主体，都展开了响应北京学生的宣传活动，标语遍贴各个集镇，传单到处飞送传阅。当得知武汉学生于6月1日罢课的消息时，学生自治会于6月2日召集了各校学生代表会议，也有各校的教师代表参加。胡智斋欣然列席会议，就是一向思想保守的教育会会长张威如也出人意外地到会了。共到会的代表50余人。代表会议在张骥等的指导下，决定于6月5日，凡是有代表参加会议的学校，不仅本校全体师生出动列队游行，还要动员附近的没有代表出席的族学私塾，也都参加到游行示威的行列中来。同时，还决定尽力争取集镇上的工人、商民和农村的青年农民投入运动。在会议结束代表们行将返回时，分发了数千份油印的《为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告全县父老兄弟姊妹书》。此书系刘天民起草，胡智斋略加润色定稿。其中有一段记得是这样写的：“……爱新觉罗之腥秽未尽，而袁贼之余孽又复肆虐。军阀官僚，窃据国柄。今且认贼作父，奴颜事倭。吾华菁